

釋史卷四十七

春秋第十七

宋襄公圖霸

左傳

僖公八年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

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

走而退

說苑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佑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

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傳言目夷長知非後妻子矣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

童公侯曰子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穀梁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宋襄

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

世爲左師

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

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詩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詩說

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詩說顯明不嫌其偽

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

之檀弓

左傳

十八年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

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十九年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

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

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

也用入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得死爲幸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具明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

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血社也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
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脩
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二十一年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
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
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
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
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穀梁傳以重辭也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

也會者外爲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左傳

二十二年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

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氣致志鼓儼可也

○子魚賜言戰陳淋漓痛快足

被襄公之腐
史記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
韓非子宋襄公與楚人戰涿谷上襄公曰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雁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穀梁傳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

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

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似嘲之似惜之旨溢言外
[公羊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

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日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日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日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日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一敗塗地文王之戰豈爾

史記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

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

多傷中國闕禮義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以商頌為此時所作異聞

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緡

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

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

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

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

霸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公羊傳

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穀梁傳伐國

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

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穀梁傳不葬何也失代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

秋楚成得臣

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

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

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二十四年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

於鄭鄭伯將享之間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

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

禮也

宋桓公之立也適當北杏之會齊桓之霸首在得宋自兩鄆

以來每會先從三十餘年武勇不黷兵甲不頓國家晏然無

事焉襄公乘數十年休養之餘復際齊桓謝霸之日奮志有
爲首定齊亂史以爲商頌之作由茲而興當日之中外未嘗
不大有望於襄公也卒之兵敗身死以爲天下笑此其故何
與蓋嘗聞之以力假仁謂之霸宋之力自固有餘服人不足
襄公未見齊霸之盛而會逢其衰鹹也淮也牡丘也非不身
從然而救徐不克謀鄆不成襄公心竊易之以爲取而代之
無難也其視霸也易故其志遂驕於是執滕用鄆伐曹圍曹
一歲之中三國交病乃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嗚呼宋
亦愚矣中國之所以日患者唯楚耳以齊桓之彊合召陵之
師徒包茅責貢僅亦服楚蕞爾宋國輒欲狎主齊盟乎楚人
佯許而實誘之秋執冬釋宋國之無君也閱三月矣顧猶不

悟以至敗泓辱國楚賴不逞得肆志以闚上國者宋襄啓之
也叩鼻衄社小國是殘重傷二毛大敵是恤師敗自解欲以
要名文王之師豈其然邪初公之立也以子魚爲左師自是
以來每事必諫倘能用其一言猶堪振禍曷爲知其仁而不
聽其謀剛愎自信固敗是求宋國之不亡也幸耳列之於五
霸不亦慝乎

繹史卷四十七

春秋第十七

繹史卷四十八

春秋第十八

齊五子爭立

左傳

僖公二年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韓非子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管子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至公又問

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
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公遵遁繆
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昔者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
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
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
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呂氏春秋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
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
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
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
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

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霸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

管子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

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明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矚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實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訕實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訕甯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